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一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



策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六賜紫金魚袋岳

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五

章尚書穎經 進鄂王傳之五

初飛與張俊承 詔視世忠軍往辭檜檜謂

之曰且備反側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為

語欲激其軍使為變因得以罪世忠耳飛荅



之曰世忠歸 朝楚州之軍即 朝廷之軍也檜色變惡飛語直獨張俊承檜意欲分其軍賴飛一言而止而檜益怨飛矣飛慷慨自任不復顧忌趙鼎議崇建二國公典禮與檜意殊檜擠而逐之飛對客語必嘆惜檜深惡之自兀术復取河南地飛深入不已日以恢復勸 上而檜主議和兀术以書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以和可成飛入

覲論和議謂相臣謀 國不臧虜人渝盟上以檜奏付飛飛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言飾姦罔 上則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 主耶檜益憾之飛亦自知不爲檜所容力請解兵万俟卨論飛章再上不報羅汝楫六章又不報飛亦抗章乞罷 上惜其去 詔不許八月飛上章還兩鎮節 詔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也王俊初爲東平



府卒告其徒呼干罪得為都頭俊以張憲謀  
還飛兵柄告於王貴嘗執憲以歸之張俊俊  
時以樞密使視師在建康密院吏王應求言  
於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從自鞫之使憲誣  
服以為得岳雲手書俊以告檜十月械憲至  
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飛父子證  
張憲事 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  
搖人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逮捕飛  
雲亦先逮繫刑一夕有以檜謀語飛使自辯

飛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  
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  
可表飛心初命何鑄治具獄鑄明飛無辜改  
命万俟卨誣飛諭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  
虛申邊報以動 朝廷誣雲以書與憲貴令  
措置使飛復還軍而其書則皆謂已焚矣自  
十三日赴逮坐繫凡兩月無一事問飛卨憂  
懼不知所為或有以不助淮西之事使如臺  
評則可以為罪矣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



下棘寺命以逗留詰飛而所收御筆及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實未嘗逗留先乃命大理評事元龜年雜定之會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即報飛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初憲雲獄辭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辜相繼以去旣不得豪髮始以逗留詰之飛因於拷掠亦無服辭飛旣死於獄矣具獄乃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于市張俊楊存

中涖之稍出兵衛諸門且俾俊存中遣卒送兩家之孥徙之遠方行路之人見者爲之隕涕飛幕屬賓客坐者六人叅謀薛弼與万俟卨厚檜在永嘉日弼嘗從之游弼知檜惡飛先納交或以動息告之得不坐初飛在獄高先令簿錄飛家貲取飛所得御札束之左帑南庫飛家徙嶺南與憲貲產並沒入官王會者檜之姻黨也搜括無遺獨得尚方所賜物而已初万俟卨代何鑄治飛獄擢爲御史



中丞大理丞李若瑟疾何彥猷以飛爲無罪固  
與高爭高彈若樸以黨芘飛與何彥猷俱罷  
大理卿薛仁輔亦言飛寃以罪去知宗士儻  
請以百口保飛高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  
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訐  
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  
姚政龐榮傳選以傳會遷轉有差王俊後離  
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時董先亦逮至  
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之且撫勞之曰無

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  
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即伏遂釋之  
樞密使韓世忠心不平獄成詣檜問其實檜  
謂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  
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之  
檜不納洪皓時在虜中馳蠟書還奏以爲虜  
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飛至號之爲父  
諸會聞其死皆酌酒相賀它日皓還論及飛  
死不覺爲之慟 上亦素愛飛之忠勇聞皓



奏益痛之初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淪陷音問隔絕飛遣人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飛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飛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飛乃竊遣人迎之徃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至孝母有疾藥餌必親嘗之居家行步唯恐有聲遇出師必戒家人謹侍養母死與子雲扶襯歸葬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卻之既葬廬於墓側朝夕號慟連表乞終喪凡

三詔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嚴刑使之以死請乃起奉詔終三年不解衰絰自夷狄亂華立志慷慨誓不與賊俱生自建炎初元至紹興十一年凡十餘年間屢與虜戰攘卻羣盜出入江西湖廣亦五六年其志每以取中原滅金虜爲念雖平大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楊么皆飛之功然其經從見於詩詠則以羣盜爲螻蟻之羣也豈足爲功北踰沙漠蹠血虜庭復二



聖還故疆乃吾志耳初樞密行府受王俊告  
言暨俊與憲對辯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棘  
寺始以淮西之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地分飛  
時在鄂渚首抗章欲備先驅擊寇得 御札  
褒許又飛乞乘虛入京洛皆未奉 詔之先  
當時臺諫亦不深攷其事淮西之役飛受  
御札十有五誠有之時邊報踵至飛在鄂渚  
去淮西千餘里 上恐其後時故盼趣 詔  
爲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二月九日

詔始至飛軍飛即力疾出師實奉 詔三日  
而行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  
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則可見矣自鄂而蘄  
黃自黃而舒廬飛又恐大軍行遲乃親率背  
嵬爲先驅其至也虜方在廬望風自退飛還  
軍舒則復來窺濠又次定遠虜聞飛來夜踰  
淮而去雖無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況  
俊總全師八萬遇敵自可制勝而駐兵黃連  
鎮距濠六十里而不能救俊與沂中不用劉



錡之言墮虜計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致敗也時有詔札付沂中曰兀朮復窺濠州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剋期同日出戰則是役也軍事專任世忠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况又非飛所分地分也臺諫至謂飛以糧乏爲辭則御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過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蓋謂糧乏者乃俊也俊詒書以糧乏告飛而詔旨及是

俊已疑飛漏其言於上而深憾之謂糧乏乃俊語非飛意也而俊反以此誣之方虜寇河南詔飛助劉錡凡兩月而飛拜御札二十有三多於淮西時矣淮西十五札飛之子霖嘗抗章丐賜還孝宗皇帝從之取之左帑復以昇霖至今與他詔札皆藏其家先是紹興四年兀朮劉豫兵七十萬寇淮西亦詔飛自鄂州以兵來會虜退飛遣牛皐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屯襄漢劉豫遣子麟



姪猊合吾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之兵七  
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張俊同奏乞詔飛  
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其行飛凡  
三赴淮西之急雖道理有遠近而未嘗踰期  
且十一年虜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奏乞  
出師繼又入奏乞出京洛以制其敝又恐是  
時欲急退虜乞出蘄黃議攻卻皆未始奉詔  
也其孫珂嘗以所藏 御札并 陛對月日  
及以被罪 省劄下棘寺之文著辨誣五事

謂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而參謀薛弼謂在  
陛對時且誣 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  
宜言者弼之妄也弼本附檜所以言此者欲  
嫁怨於 上而謂飛之死蓋自取非檜之罪  
也王伯庠私記謂紹興辛酉虜入寇張俊韓  
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肯動 御札  
促飛行凡 十有七最後有 社稷存亡在卿  
此舉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三十里而  
止 上始有誅飛意者亦弼說之類也且



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也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僚言謂楚州爲不可守爲沮士氣蓋飛嘗與張俊同登楚州城俊欲增築飛謂當進取中原不當僅守于此謂飛爲專欲保江者亦誣也熙克中興小曆載宰執奏事聞聖語及飛去禁山陽事以爲附下要譽亦誣也諫議大夫刁俟高論飛虜騎犯淮而飛固稽嚴詔至舒斬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亦誣也建炎四年十月丙申兩浙安撫大使

劉光世奏準

御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

鎮之師逗撓不進蓋光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仲威之兵不至爲解謂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是時楚州趙立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命光世而令飛腹背掩擊時飛屯亶興雖有泰州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軍士之孥計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視必俟稟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泰州十二日飛



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光世益舟與飛等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飲士卒以酒激勵而用之獨以一軍至承州轉戰彌月凡三大捷獻俘在在所有詔褒嘉而光世在鎮江雖承督詔無慮數十坐閱兩月未嘗渡江其事皆可攷也 孝宗之在潛邸也嘗聞贛州兵齊述叛以告 高宗檜怒而絕其俸又風曹泳輩十人露章請 孝宗歸秀邸持餘服如飛之寃孰敢言之者檜監脩國史每見

飛捷奏必怒形於色或削之其後二十六年左僕射沈該監脩國史奏檜秉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請刪之檜嘗以王俊告許欲遷總管因奏俊事 聖語謂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諭諸軍乃止亦誣上語該所刪果能盡乎大兵之後州縣凋敝飛出師每以軍餉爲憂每調兵食必蹙頰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矣 國家恃民以立而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 國與樂於用兵志在



玩寇者不同年而語矣京西湖北始平即募  
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以口食分任官吏責其  
成功又爲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盡力  
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 上嘗書曹  
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宣撫司官屬有冗  
員乞行裁減飛自奉薄居家惟用布素無姬  
侍之奉蜀帥吳玠嘗以名姝餽之飛不樂厚  
遣使者而歸之或諫之曰 國恥未雪 聖  
上宵旰不寧豈大將燕樂時耶少時飲酒至

數斗不亂

上嘗面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

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飲臨戎誓衆言及

國家之禍涕流氣塞士卒皆歔歔聽命臨敵  
奮不顧身必先士卒或問以天下何時太平  
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太平矣與將  
校語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節義所部兵萬  
人守禦攻討未嘗乏事其御軍也重蒐選謹  
訓習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背鬼之  
名始於西番飛所用皆一當百嘗詔以韓京



吳錫二軍付飛皆不習戰飛擇其可用千人  
遂爲精卒每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注坡跳濠  
之藝皆被重鎧習之惟精張憲部卒有功於  
莫耶闕解金束帶及銀器賞之雲霄被甲習  
注坡馬躡而踣怒欲斬之諸將力祈免猶鞭  
之百乃釋之偏將或誇功或違制或慢令必  
誅必斥之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行  
師秋毫不犯有踐民稼者市物不如直者皆  
不少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  
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啜肉必均及其下  
酒少則投之以水而人各一啜焉 詔書褒  
其絕少分甘與人同欲是也出師士卒露宿  
飛亦露宿諸將遠戍則令妻女至其家問勞其  
妻妾或以金帛餽之其有死事者哭之哀育  
其孤或與之爲婚姻士卒疾病親造視之問  
所欲或爲調藥 上所頒犒多者數十萬緡  
付之吏分給不私一毫嘗命其將犒給帶甲  
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二緡將裁其數



以自私杖而殺之恩威兼施人人畏愛重犯  
法提兵數萬皆四方亡命嗜殺好縱之人而  
奉令莫敢違兵夜宿民戶外民開門內之莫  
敢入晨起戶外無一草葦所過民不知有兵  
市井鬻販如平日民有鬻薪者損其直以售  
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耶竟不敢士卒  
雖甚飢寒不敢擾民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  
岳家軍獨飛軍號爲凍殺不拆屋餓殺不虜  
掠民間見飛軍過則相與聚觀舉手加額有

感泣者招降羣盜訓飭教閱悉爲精兵嘗遣  
騎馳奏至揚子江大風禁渡騎曰寧死於水  
不敢違將軍令卒渡江飛善以寡勝衆南薰  
門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之戰以八  
千人破十萬又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朮十  
萬之衆兀朮雖能兵亦憚飛也飛自結髮從  
戎十餘年間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張俊常  
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  
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如此而



已飛用兵雖伐叛亦以廣上德爲先去其  
首惡而釋其餘裨將寇成嘗殺降飛劾其罪  
故信義著於人心雖虜人簽軍皆有親附之  
意紹興間北伐查千戶高勇之乃龍虎之部  
曲也千里歸飛初襄漢平諸郡多闕官詔  
許專辟置黜陟之權飛擇人材以能安集百  
姓爲先諸郡守貳皆以稱職稱後稍復舊即  
上章丐還辟置之權上降詔以衛青不  
與招賢事稱之復襄漢時宰相朱勝非使人

諭之曰飲至日當建節旄飛愕然曰丞相待  
我何薄也乃謝之曰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  
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旄將坐  
視不爲乎襄漢之役詔劉光世以五千人  
爲牽制之師六郡旣復光世之軍始至飛奏  
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山東豪傑數千人約  
以曹州之衆來歸飛以黃金五百兩與之寶  
以五千人自楚泗來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  
慟哭願還飛麾下世忠以書與飛荅曰是皆



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曰  
皆將士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功優而賞之薄  
爲再開陳然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  
正任廉車者數人皆以積功伐而後至轉餉  
之官亦爲言其功於朝皆受賞雖小吏不遺  
下至游說之士如蕭清臣趙澗陶著皆言之  
朝而命以官死事之典如舒繼明扈從舉吳  
立張浚之皆言之不遺雲從軍雖立竒功  
不以聞或自朝廷舉行上所特命而遷

亦辭不已襄漢平雲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  
舉行始遷武翼郎平楊公雲功亦第一又不  
上功張浚聞之曰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  
浚乃奏雲功飛猶力辭嘗有特旨遷三資  
飛辭曰士卒冒矢石斬將陷陣立竒功始得  
雷一級男雲無故躡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  
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大公至正之  
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從之詔雲帶遙  
刺則辭帶御器械則又辭雲年十二從張憲



戰大捷京西之役先諾軍登城下鄧州又攻破隨州能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入虜陣中甲裳爲之赤身被百餘劓然每勝飛獨不上其功死之日年二十三上初欲以劉光世之兵隸飛秦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其命竟寢飛嘗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除腹心患酈瓊叛又乞進屯淮甸賜詔獎之飛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而聞乃甥婿高澤民爲之請而

得之飛即自陳乞一澤民罔上之罪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爲言之上報以出自朕意猶力辭再三諭之乃止幕屬劉康年爲之請毋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飛知之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汗飛初以建炎上書失官歸招撫使張所補官所後以謗謫至長沙賊酋劉忠贇以叛所罵賊不從遇害其子宗本幼孤飛鞠養之紹興七年遇明堂加恩捨其子而以宗本奏且述



其死難之由。上俞之。特賜所家銀絹匹兩百仍與一資。恩澤。飛好禮下士。士多歸之。商榷古今。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弁首治軍務。入則褒衣緩帶。講經史。恂恂如書生。口未嘗言功伐。其用兵未嘗敗。似韓淮陰。出師表與諸葛孔明相上下。紹興間見。國本未立。燕居思之。或至涕泣。人或竊笑之。嘗抗章建議。高宗皇帝嘉其忠。詔褒之。其後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在是矣。

高宗自擄虜後。厲精萬機。首欲復飛官。乃俟尚秉政。蓋嘗治飛獄者。力奏虜方顧和好。一旦錄用。故將疑天下心不可虜。敗盟。大學士程宏圖上書言。故相秦檜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欲感動其心。而振起之。當正檜之罪。而籍其家。雪趙鼎與飛之冤。而復其官。上然其言。詔諭中原及諸國之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詔飛之家。聽自便。凡檜之黨。皆罷黜。檜初



惡岳州與飛姓同改爲純州至是 詔仍其  
舊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諸將與三軍之  
士合辭言飛寬澈諭以當奏知諸軍大慟哭  
聲雷震都督張浚叅贊陳俊卿聞之皆爲之  
悲嘆 國朝著令劾輕罪因得重罪原之蓋  
不欲求情於事外也 王俊初告張憲言欲經  
營復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實無是言則又求  
之書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既無之矣則又  
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

實未嘗言與

藝祖同輩先獄辭已證其無

是語最後乃及於淮西違詔一時寺官如李  
若樸何彥猷固心知其不可而爭之 孝宗

皇帝即位初元首下

詔曰故岳飛起自行

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  
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  
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  
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沒 太上  
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元



金世宗紀卷三十一  
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事  
上以忠至無嫌於反告蓋以其有建儲之議  
也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附葬子  
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其夫賜其  
家錢萬緡廟於鄂州賜號曰忠烈張憲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亦官其子  
孫又 詔三省曰秦檜誣飛舉世莫敢言李  
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旣而  
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已死其家自言 詔特

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公之子霖將漕湖北武  
昌軍士百姓皆炷香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  
哭尤哀曰公今不復此來矣問之則曰其夫  
不善爲人爲公所斬矣霖帥廣州道出贛父  
老率子弟迎皆垂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公  
之子霖淳熙 陛對 上諭曰卿家紀律用  
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  
下共知其冤 聖訓昭明垂信萬世彼孫覲  
何爲者爲它人誌墓至指飛爲跋扈其誰欺



乎

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非姦雄變詐者  
比韓信用兵天下莫敵觀其拒蒯通之說不  
肯背恩自立其後期會遷延不至君臣之間  
間隙始開上眷飛厚而飛明於君臣之義  
進退之機夷夏信服之者以其心和戰之  
權制於人主飛詎有不聽者兀术遺檜書曰  
必殺飛而後和可成者敵人自爲計也猛虎  
在山藜藿爲之不採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  
國致和愈易矣况是時虜上下相疑其勢已  
弱子玉猶在晉文仄席之時也檜與飛不兩  
立飛疾檜之姦檜忌飛之智汴京之士上書  
兀术其言料之審矣是時如高里不如捷辣  
如粘罕相繼而死獨兀术在耳而諸將皆不  
啻足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而檜敗之嗚呼  
檜之貪功以自專忌賢害能隳中興大計其  
罪上通於天而世之傾邪之士猶立說以附  
檜如孫覲者多矣非使此說掃滅於天地之



間何以佐公論之行哉

又論曰時政記書事數年之後紀載豈無闕遺紹興諸將之功夏官賞功之籍猶可攷也飛之初當時史官所書用檜風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熈也實錄秉史筆則墳也史官之屬則鄭時中檜之館客也丁婁明墳之婦翁也林機其子壻也楊迥董德元王揚英數十人皆其黨也 上嘗以檜朋比罷政翰苑之臣基密禮當草制 上

出檜二策且以 親札付密禮據以草制其後柄用丐詔於密禮家既至則以付秘書省實收之也以至宰相拜罷錄令悉上送官有存藁者坐以違制之罪檜之慮亦深矣人之功則欲揜之已之功則欲大之人之過則欲增之已之過則欲蓋之行之一時可也如天下後世何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一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二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六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一  
王諱飛字鵬舉相州人也自父祖而上以力  
田爲業至王乃晝夜讀書書傳無不覽尤好  
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年二十去從戎



戰功

王自從戎至專征平劇賊破彊虜大小凡一百二十餘戰類皆以少擊衆未嘗一敗其躬履行陳而勝者六十有八其分遣諸將而勝者五十有八

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失利王以步騎二百與戰擒俊進於馬上賊驚亂遂俘獲其衆大元帥分鐵騎三百使王至

李園渡嘗虜軍戰侍御林歆之殺其梟將王與虜相持於滑州南以百騎戰河上斬一梟將首級數千

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

戰于曹州直犯虜陣遂大破之

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執盛王約彥出戰不進王怒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鄉又與萬戶王索戰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復



破之

王引所部益比擊虜戰太行山擒拓跋耶烏  
數日復與虜遇王單騎刺殺虜帥黑風大王  
其衆遂走

合鞏宣贊軍與金人戰胙城縣大敗之又戰  
黑龍潭女廟側官橋皆大捷

從閭勅與金人戰汜水關大破之王留軍竹  
蘆渡與虜相持襲擊又破之

賊首王善曹成張用等率衆五十萬犯京師  
薄南薰門杜充遣王以所部八百人出戰王  
領數騎橫衝其軍賊軍亂後騎皆死戰賊衆  
大敗

杜叔五孫海等圍東門縣王與戰擒之

王善圍陳州王從都統陳淬合擊之戰于清  
河賊衆大敗後又從淬擊善王遇善軍於崔  
橋鎮西復敗之

從杜充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張用戰敗之  
至六合檄討賊李成破之于盤城退保滁州



遣輕騎剽劫王急進兵掩擊賊兵盡殪成奔  
江西

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入寇由馬家渡渡江  
杜充遣王等出戰諸騎皆潰王獨力戰會暮  
後援不至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戰斬首  
以數千百計

兀术趨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  
六戰皆捷俘諸路簽軍首領結以恩信遣還  
虜中今夜斫營燒毀器仗乘其亂縱兵夾擊

大敗之

虜侵溧陽縣王遣劉經夜半馳擊之生擒渤  
海太師李撒八等

賊首郭吉擾掠宜興王引兵及境吉載百餘  
舟逃入湖王遣部將王貴偪慶追之大破其衆  
群盜馬臯林聚等精銳數千王盡說降之有  
號張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  
之收其軍

金人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



不可數計尾襲於鎮江之東戰屢勝  
詔就復建康王親將而往戰于清水亭金人  
大敗橫屍十五餘里

兀朮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兀  
朮次龍灣王以騎三百步卒二千自山馳下  
至南門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僵屍十餘  
里兀朮奔淮西王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  
業虜無一騎留者

叛將戚方侵犯廣德 詔王討之方驚遁王  
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  
出與戰凡十數合皆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會  
張俊來會師方乃聞遁降俊

王初除通泰鎮撫使會金人攻楚州急 詔  
王率兵腹背掩擊王即提所部赴鎮遂引兵  
抵承州三戰皆大捷

秦州盜起王被 命旋師自北炭村柴壩屢  
戰皆大捷死者相枕籍

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王與戰于南霸



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

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死洪州上命張俊爲江淮招討使俊請與王軍同討賊王引兵潛出進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王追之及河橋壞進引軍回攻王王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進遂走筠州王以軍屯筠城東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王領馬軍二百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進以餘卒奔李成成時在南康之建昌王復以引兵至朱家山伏茂林待之進至伏兵出賊衆大敗進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之于樓子庄引軍合戰大破成軍追奔渡江成軍晝夜不得息飢困死者十四五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

賊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王使王萬徐慶將三千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州



命王權帥荆湖東路以捕成王入賀州境成  
置寨太平場王未至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柵  
夜半趨遶嶺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焚毀之成  
大驚據山險捍官軍王麾兵掩擊賊衆大潰  
成奔桂嶺路王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  
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  
上梧關自喜以爲得地利王至成以都統領  
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陣而鼓淵軍大潰  
乃奪二隘而據之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  
擊官軍王以兵迎之成敗走又自桂嶺置寨  
至北藏嶺縣亘六十餘里成自守蓬嶺嚴備  
特甚王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又最少進兵  
蓬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  
掩擁入河者不知其數成逃竄連州王乃遣  
諸將分路逐餘寇親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  
降嶺表悉平

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稱爲成報  
讎謂之白頭巾亦爲張憲所擒



劉忠餘黨寇斬之廣濟縣李通已受招安在  
司公山不肯出掩捕悉平之

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叛夜至筠州殺劫其  
衆王遣徐慶傳選軍捕滅之

虔吉二州盜起吉州則彭友李動天爲之魁  
虔州則陳顥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  
萬置寨五百餘所分路侵寇上委王專討捕  
之彭友等立柵于固石洞儲蓄甚富乃悉其  
兵至雩都俟官軍王使人諭降之不聽遂與

戰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復保固石洞王  
頓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而前復遣辯士說降  
之又不聽王乃列騎圍之遣死士三百疾馳  
登山賊衆大亂棄山而下倉卒投墜死者甚  
衆餘乃悉降王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略捕  
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領五  
百餘人一無遺類

劉忠將高聚犯沅州王遣王貴擊擒之盡降  
其衆張成亦陷袁州之萍鄉復遣王貴擊之



成敗走明日復戰遂擒成而降其衆  
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兵攻陷襄陽唐鄧隨郢  
信陽王奏乞復六郡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  
乘城拒守王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超迫於亂  
兵投崖而死遂復郢州

王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僞將王嵩不戰而遁  
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皐累三日糧往糧未  
盡而城已拔執嵩斬之遂復隨州

王領軍趨襄陽李成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戰  
王使王貴牛皐分擊之成軍大敗死者無數  
成遂夜遁復襄陽府

僞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王先遣王  
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王繼往賊悉其衆  
衝突官軍萬由王兵夾擊敗之明日復戰又  
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王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賊劉合李董陝西  
蕃僞賊兵會聚羊州西北以拒官軍王遣王  
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掩擊



貴憲等離鄧州三十餘里逢賊兵數萬遂遣  
王萬董先出奇突擊賊衆大潰其將高仲率  
餘衆走鄧州閉門拒守諸將率士卒攻之遂  
破其城擒仲以獻於是引兵收唐州及信陽  
旬日之間三郡俱復

元末劉豫稱兵七十餘萬寇淮西圍廬州  
上命王出師援之虜望見幟旗不戰而潰王  
命牛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  
相半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初鼎州妖巫鍾相作亂爲官軍所敗獲而誅  
之相黨楊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復聚兵至  
數萬立相子儀謂之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  
窺覲上流出沒爲患上命王招捕之王將  
至潭先遣使持檄招賊賊黨黃佐率所部降  
王復遣至湖州招其他將不服乘便利擒之  
佐襲擊周倫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  
衆寨柵糧舡焚毀無遺又使統制任士安餌  
賊賊併兵永安寨攻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



戰垂困伏兵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又追襲  
過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  
牛臯逼近賊巢而屯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  
又敗走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詣王  
降復遣歸湖中說未降者王因夜以舟師掩  
其營殺獲略盡惟楊么負固不服王挑與戰  
大破之楊么舉鍾儀投水繼乃自投牛臯入  
水擒么至王前斬之僞統制陳瑄等亦劫鍾  
儀之舟以降王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

夏誠劉衡俱就擒其餘首領二百人俱降王  
即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湖湘遂平

王移屯襄漢遣王貴郝政蕃先攻虢州寄治  
盧氏縣下之

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僞順  
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  
在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餘黨  
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  
水縣



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  
爲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僞五大  
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貴等遇之于大標木  
衆幾十倍。一戰俱北。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  
掠唐鄧來援。貴先戰陽北，命馮賽以奇兵繞  
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五大  
王以匹馬還。

王貴等引兵至蔡城，閉拒未下。王奉詔使  
人返之。貴等至白塔，叛將李成率劉復等併  
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  
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之。有數千  
騎方渡澗，爲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  
谷。賊兵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遁。金人歸  
我河南而復叛盟。上命主乘機進取。王乃  
命王貴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穎昌陳  
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於是李寶捷于曹州，  
又捷于宛亭縣，荆堽又捷于激海廟。張憲敗  
虜于穎昌府，復穎昌府。遂進兵陳州，破其三



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李董再寇潁昌董先姚政敗之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于鄭州復鄭州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漫獨化不知存亡張應韓清復西京牛臯傳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僞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

王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

縣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又捷至沁水縣復之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屍布十里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



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王自以輕騎駐  
郟城兀木大懼王日出二軍挑虜且罵之兀  
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  
軍韓常之兵逼郟城王遣其子雲領背嵬遊  
奕馬軍直貫虜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楊  
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木不獲手殺數百  
人而還

兀木復益兵至郟城北五里店背嵬將王剛  
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先入斬其將賊  
大駭王自以四十騎馳出突戰賊陣前士氣  
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

兀木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臨潁縣楊再  
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驟與之  
戰殺萬戶千戶百人長百餘人再興死之張  
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木夜遁

兀木以兵十萬騎三萬攻王貴于潁昌王已  
遣其子雲先為貴援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  
嵬戰于城西虜軍橫亘十餘里雲以騎兵八



百挺前決戰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孛董重創輿至京師而死

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竺復戰于臨穎東北大破其衆追奔十五里王進軍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十萬來敵王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最所擒殺降附可以名數計者

賊首領一千二百二十二人虜酋番官及僞齊將七百四十七人其不知名氏及士卒等不可勝數

### 材藝

王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

嘗學射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連中的者三矢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王



王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河上之戰王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王以刀承之刃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

曹州之戰王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遂破之

太行之戰王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

南薰門之戰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以破王善

王子雲年十二從戰大捷軍中號曰羸官人京西之役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先諸軍終城攻下隨鄧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二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三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七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二

智謀

王嘗自言為將無謀不足以搏匹夫

陶俊賈進之亂王請以百騎滅之宣撫使劉



韜與步騎二百三預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王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王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發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遂敗

東京留守宗澤授王以陣圖王曰此定局耳兵家之要在於出奇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梓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澤曰如爾所言陣圖不足用耶王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耳變而

不可拘者運用之妙存於心也澤大奇之河北招撫使張所嘗問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自料能敵幾何人王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爲將之道不患無勇而患無謀是以上兵伐謀也所聞其語矍然敬之

王與虜相持於竹蘆渡糧垂盡密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執火夜半齊舉虜疑援兵至驚潰追襲大破之



元木再趨建康王夜令百人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人驚自相攻擊徐覺有異益邏卒於營外候望王復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往來盡擒之遂大破元木

王從招討使張俊討馬進於洪州賊連營西山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王謂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心矣王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乃潛出進軍

之右大破之

討曹成也入賀州境得其謀縛之帳下王出帳調兵食軍吏以糧乏告王曰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逸其謀謀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之遂破其太平場寨

吉州諸寇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險王領千餘騎攻之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



呼噪賊莫測多寘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爲列  
騎所圍於是疾呼丐命

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南寇襄陽諸郡湖寇揚  
么又與之交結欲順流而下李成欲由江西  
趨兩浙與么會 朝廷患之王與慕容論及  
二寇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旣復李成喪  
師而逃揚么失援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  
之然後鼓行也

王提兵復郢州僞將京超號萬人敵雜蕃漢  
萬餘人拒守王抵城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  
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軍正告糧乏王  
問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吾以翌日  
已時破賊黎明引衆薄城遂克之

王趨襄陽李成引兵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  
皐等欲即赴賊王笑曰止夫步卒之利在阻  
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  
右列步卒於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  
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



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成軍遂遁

王討湖寇凡有降者皆厚賞給而縱之有復入湖亦弗問張公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公益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其有深機胡可易測其後竟以此成功

王之至潭也賊將黃佐首降使復入湖招其他黨楊欽受佐之招以降王喜曰楊欽驍悍者今降賊腹心潰矣遂復遣歸湖中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衆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心賊黨殺獲略盡

楊么舟有所謂明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十八海鯁頭小海鯁頭以數百計皆以輪激水疾如羽浮遊湖上夸逞神速



左右前後又但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且官  
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  
仰面攻之所以屢敗王取君山之木多爲巨  
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  
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  
行且言賊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殺之俄而  
草木全積舟輪下膠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  
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  
矢石群舉巨木撞賊舟舟爲之碎楊公乃自  
投于水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遂  
爲公江之寇初鼎州有唐生者嘗與太守程  
昌禹論湖寇之險曰楊公寨柵除是飛便會  
入去賊黨亦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  
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

初朝廷遣王燮討湖寇久無功乃更命  
王張公浚至潭未幾有旨召還謂王曰浚  
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有定畫否王袖出小  
圖示浚且曰都督能爲飛少留不八日可破



賊凌正色曰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王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手耳浚亦未信王果八日平賊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

王知粘罕主劉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  
以間而動會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入寇  
兀朮遣謀至王軍為邏卒所獲王愕視曰汝  
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  
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  
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  
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  
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異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僞齊同謀誅兀木  
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  
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割股納書厚幣丁寧  
戒勿泄謀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  
之乃遣謀徑至兀木所出書示之兀木大驚  
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遂  
見廢奪

王再破兀木于郟城即謂其子雲曰賊犯郟  
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

既而兀木果以重兵向潁昌雲貴與戰于城  
西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拂而發以騎兵挺  
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遂大破之

初兀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  
聯號拐子馬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郟城之  
戰以萬五千騎來王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  
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  
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拐子馬由是遂廢

勇敢

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韓魏公故墅王時年少適見之超方恃勇直前王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奔潰

平定軍路分檄王以百餘騎往榆次縣覘虜猝遇虜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虜陣出入數回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至夜以虜服潛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行

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大元帥與王百騎使招群賊吉倩等王受命出日薄暮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群賊駭愕王呼倩等慰諭之倩等感悟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

與虜相持於滑州王從百騎習兵河上虜忽乘冰渡河王急麾兵擊之獨馳迎敵斬一梟將屍仆冰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



曹州之戰王直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遂大破之

新鄉之戰王奪虜纛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遂克之

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遂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

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王堅臥不動虜卒不來

王善等犯京師衆皆懼不敵王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爲諸君破之遂領數騎橫衝其軍賊軍果亂

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王使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剽掠之路善兵勢沮不復出因與戰遂敗之及再戰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還

兀朮之至郾城北五里店王時出踏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



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  
堅扣馬諫曰相公國重臣柰何輕敵王鞭堅  
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賊陣前左右馳射  
士氣增倍一鼓敗之

### 紀律

王嘗與張俊論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  
者不可闕一俊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  
峻罰

張憲部卒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  
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

平湖寇也統制任士安慢王瓌令不戰及王  
至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  
士安卒與牛臯等破賊

王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躡而踣王以其不素  
習怒曰前臨大敵亦如此耶命斬之諸將叩  
頭乞免猶杖之百

郾城之戰王遣子雲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  
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遂大破兀朮



王御軍重蒐選謹訓習背鬼所向一皆當百  
如注城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  
之以爲神

王初入秦州會金人攻楚州急王籍郡中敢  
勇士及部押使臣效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  
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者得  
自擇一馬凡得百人以甲予之分爲四隊常  
置左右

王自平楊公還軍鄂州益自奮勵日率將士  
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兵部侍郎張宗元以宣  
撫判官監京西湖北軍歸復于上曰將帥  
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  
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岳飛訓  
養所致也

王每行師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  
民欲之類必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  
芻者立斬之

居民火王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



王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責一百  
軍士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晨起去草葺  
無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新項  
愛其不擾欲自損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  
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  
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曰凍殺不拆屋餓殺  
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

王之駐廣德糧食罄匱將士常有饑色獨畏  
王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

王自池州進兵于潭所過肅然民不知軍旅  
之往來上聞之曰岳飛移軍潭州經過無  
毫髮搔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  
至歡悅賜詔獎之孝宗皇帝踐祚詔  
云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  
道路之人歸功於飛

固王集威望

賊首郭吉掠宜興縣令佐聞王威名奉書迎  
之王甫及境吉載百餘舟逃入湖



虜之渡江諸將戚方首亡爲盜廣德守臣以其難來告詔王討之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矢大驚遂遁俄益兵來王與戰數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方知必爲王所誅會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爲王置酒令方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懇而免之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納矢於箛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惟謹王與俊皆大笑方流汗股慄不敢仰視

金人犯通泰王敗之於南霸塘顧虜勢方盛而糧餉乏絕乃下令渡百姓于陰砂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賊首張用勇力絕群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轉寇江西張俊遣王討之問用兵幾何王曰以某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也王至中途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



出戰不欲戰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

王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建寇范汝爲陷邵武王分兵保建昌及撫州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不知有

盜

賊馬友復犯筠州守臣已徒步出境聞王軍來友遽逃去

元术劉豫寇廬州王奉詔出師先遣牛皐渡江自提其軍與皐會皐以所從騎遙謂虜曰牛皐在此虜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

其後虜復分路渡淮駐廬州界上命王進援元术聞之望風遽遁旣而復窺濠州王麾兵救之虜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

虜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號之爲岳爺爺



恩信

王邀擊虜駐兵廣德糧食罄匱王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虜之僉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

王在宜興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各圖其像晨夕瞻仰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

王擊馬進於筠州賊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

萬人

王破曹成於蓬嶺成竄連州王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即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縱其所往則大兵旣旋復聚爲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拒誅其會而撫其衆切無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三將所招降者二萬王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

王至固石洞先遣人說降之賊衆不聽遂縱



兵圍之乃悉下山投降王令軍中毋殺一人  
或曰說之不我聽何以貸為王蹙然曰此輩  
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  
赦其入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命籍其金  
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銳者隸諸  
軍餘悉縱之田里使各安業

王之討虔寇也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  
令屠虔城王之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  
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

乃為之曲赦王入城取其罪之尤者數人  
置之法餘悉稱詔貫之虔人懽聲如雷至  
今父老家家家繪而事之遇諱日則哀金飯僧  
于梵舍以為常

王招捕湖寇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  
之先是諸路帥守及諸軍累遣人招安皆為  
賊所殺王所遣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  
以肉饜飢虎也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  
死使者起受命以行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



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投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於是楊么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若速往就降遂率所部詣潭城降王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以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具酒與飯酒酣撫佐背謂曰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果能爲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任吾事否佐感泣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居數月又有二千餘人來降王待之如初已而黃佐襲破周倫王郢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佐又招楊欽降王喜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



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  
戰袍予之即日聞 奏授武義大夫禮遇甚  
厚所部犒賞各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  
喜躍恨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  
諫王不答越兩日欽又說降他賊將餘首領  
三百人未降楊么既死乃降牛臯請曰此寇  
逋誅罪不容數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  
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後乃沮於程  
吏部乃鼎州太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

降日徃月來養成元惡其實求全性命而已  
今楊么已被誅其餘皆 國家赤子苟徒殺  
之非 主上好生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  
殺勿殺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  
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  
而悉賊寨之物盡散諸軍  
朝廷每有頒犒付之有司分給嘗命其將支  
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三緡不帶甲二緡將裁  
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



王為素檜所陷歿於棘寺紹興末御史中丞  
汪澈宣諭荆襄諸將與合軍訟王之寃澈諭  
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為我  
岳公爭氣效一死

其子霖帥廣州日道出章貢父老帥其子弟  
迎之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霖  
又嘗漕湖北武昌軍吏百姓設香案具酒牢  
哭而迎有一媪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  
矣霖家人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媪舍食  
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壻  
皆然人以此知公之所以感於人者深也



鄂國金佖續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佖續編卷第二十四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七十五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八

閣學劉光祖重表陽石刻事迹之三

先見

王奉詔詣都督府與公浚議軍事時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罷其統王德慶瓊之兵



未有所付浚意屬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議  
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惡將淮西軍所服也  
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  
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  
反掌耳王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  
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  
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  
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  
撫暴而寡謀且鄺瓊素所不服或未能安反  
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王曰沂中之視德  
等尔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  
尉不可也王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  
愚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  
護其軍瓊果大噪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  
俊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  
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  
齊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王之言



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赴行在入對曰夷狄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上嘿然已而金使至和議決王謂幕中人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俄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又曰夷虜不情犬羊無信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王授開府儀同三司力辭曰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三詔猶不受上言將大激不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虜情上遣齊安郡王士儂謁諸陵王請以輕騎從洒掃其寔欲觀敵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明年金人果叛盟



高宗皇帝即位於南京王上書言陛下已  
登大寶勤王御營之師口集虜人謂吾素  
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擊之而黃潛善汪  
伯彥輩奉車駕日益南有苟安之漸恐不  
足以繫中原之望請車駕還京親帥六  
軍北渡將士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王與張所論時事曰河北在天下猶四肢  
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獨特河北  
以爲固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而今越河  
以往半爲胡虜之區爲招撫計直有盡取河  
北以爲京師援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  
異時醜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幸淮幸江皆  
未可知也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之地尺  
寸不可棄况社稷宗廟在京師上陵寢在  
河南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捐十萬衆不可得充不聽  
王旣定建康奏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



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爲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通泰之除王舜焉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復收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王被命討曹成且招之成不聽乃奏云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群

盜競作

朝廷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

苟不略加勦除逢蠱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

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南寇攻陷襄漢六郡王

奏以爲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

取以除心膂之病六郡旣復詔爲襄陽府

路以隸王王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

陽軍舊頴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制上從

之遂改襄陽府路爲京西南路上令王條

其守禦之策王奏曰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



理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營田就緒峙儲旣成進攻退守皆兼利也營田之議自是而興

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奪河徑渡至王軍前上詔王接納未幾王遣將攻盧氏下之上以語張公浚浚曰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寒必有通謀者矣

楊再興旣得長水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中原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及王貴等破僞齊於唐州引兵至蔡境王即奏欲圖蔡以規中原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

王入朝數見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因慷慨手疏曰臣



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以中國攻中國而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不以此時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臣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

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金人有破滅之理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

王又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沮中原來



蘇之望日衰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  
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願上  
稟 睿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以成  
陛下中興之志 御札報王許其進討王復  
奏曰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  
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  
靈鼓行北向

金人廢劉豫王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  
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金人叛盟 詔王乘機進取調兵之日王命  
將士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未幾  
所遣諸將及會合兩河忠義皆響應奏功中  
原大震王奏以謂梁興等過河之後河北人  
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金賊近累敗衄四  
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此正 陛下中興之  
機金賊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秦檜  
居中沮之



先是王遣義士梁興等招結兩河忠義相與  
犄角破賊又遣邊俊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  
河東山寨皆斂兵回堡以待王師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虜酋腹心禁衛之屬亦有密受  
王旗榜率衆自北方來降者於是虜酋動息  
山川險隘盡得其實及朱仙鎮之捷王欲乘  
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不日渡河奔命如  
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以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軍頂盆焚香迎

拜而候者充滿道路虜自燕以南號令不復  
行秦檜私于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  
之力請于上下 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  
屢戰屢奔銳氣沮喪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  
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疏  
累千百言 上乃以御札報令少駐近便得  
地利處報揚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  
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乃先詔韓世忠張  
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上



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者十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王班師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而哭王亦立馬悲咽取詔書示之勞苦而去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復取懷衛二州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然竟亦無所就自是而後虜勢浸橫恢復之計不可復議矣

### 忠義

王學射于周同及同死王朔望則齎一衣設卮酒鼎肉于其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酌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王父見而問之曰飛學射於周君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父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之臣乎



張所與王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  
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日君父  
耳招撫誠能許日國以忠高宗命日天子提兵  
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一死烏足道哉天  
王從王彥至新鄉虜勢盛王約彥出戰不進  
王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賊據河朔今不  
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王遂  
引所部獨與虜戰

金人寇烏江杜充閉門不出王叩寢閣諫曰





原件短缺

P12



即日啓行至江州會麟敗

上喜其尊日節

廷賜札褒之

賜札褒之

初王受知於張所其後所以罵賊遇害其子

尚幼王訪求教養遇明堂恩乞以文資官之

曹成旣平王命張憲等逐餘寇楊再興願受

降以見王王見再興而竒之命解其縛曰吾

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小商橋之戰再

興死焉焚其屍得矢鏃二升爾更皆林藎

王以知遇

士甄某官無隱諱一具大音



王初以敢戰士應募宣撫劉韜一見大奇之  
後隸東京留守宗澤澤謂曰爾勇智材藝雖  
古良將不能過也

河北招撫使張所待以國士曰公殆非行伍  
中人也

從招討使張俊平賊俊常謂諸僚佐曰岳觀  
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  
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王招捕會有旨召

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太中奏人情方恃以  
為安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扎令擇本

路盜賊熾盛處專以委王於是回奏吉寇為  
亂乞專委王廣東宣諭明蒙亦奏虔賊為二  
廣患若朝廷特遣岳飛來不惟可除群盜

而既招復叛者亦可置隊伍使之為用又知  
梧州文彥明奏虔寇入廣吉果乞委王討捕劉  
大中復連奏以為請上重可虔吉寇付王

王奏乞復襄陽六郡宰臣趙鼎奏曰知上



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從之

都督張公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王可倚以大事乃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高宗皇帝初以大元帥至相州王因劉浩得見被命招降群賊由是受知及復建康授神武副軍都統制上曰岳飛勇於戰鬥馭衆有方此除出自朕意既平虔吉召赴行在上慰撫再三賜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飛令王每行師建之後再入朝詔以劉光世所統鄞瓊

王德等隸王詔王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王上疏論恢復之略上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上又嘗褒其功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難親冒矢石者

王為秦檜所陷而歿孝宗皇帝踐位盡還寵數又諭其子霖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

自英州爵秩

王自從軍凡四補官最後以河北招撫司借



補修武郎積功八轉至中衛大夫特旨落階  
自英州刺史累遷至兩鎮節度使

其軍職由中軍統領陞至神武後軍都統制  
其鎮帥自通泰鎮撫使累遷諸路制置招討  
營田宣撫使

其加官自檢校少保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  
其在朝為樞密副使萬壽觀使奉朝請

其封爵自武昌縣子進至郡公

王年三十九為秦檜所陷而歿後追復元官

謚武穆封鄂王建廟鄂州賜號忠烈

詔札

王自常州之戰受

詔復建康及承州奏捷

初被

賜札之寵自是而後曰

詔曰札曰

制凡可得而見八十有六

襄陽聽治之所乃昔武穆王之故第也

王收復京西六郡欲北向中原而志不

克遂忠憤所積沒為明神安知其不曠

睽於舊所臨泣之地哉而闕無祠堂理



不應爾余即射圃聽事龕其遺像敬以  
高廟宸翰之所表異題曰精忠堂誘客  
普慈馮真父類王事實刊之板而列諸  
四壁讀之使人感奮流涕也夫功名雖  
出於智勇而其本實生於忠苟忠矣王  
之事業可跂而及也曰今六郡之民與  
夫三軍之士瞻像閱碑可以想千載之  
英烈慕前人而興起嘉定四年仲春襄  
陽守臣簡池劉光祖書  
二十四卷終

### 鄂國金佖續編卷第二十五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過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 百氏昭忠錄卷之九

鼎澧逸民叙述楊么事迹一

常德府舊是鼎州昨於建炎三年有北來瀆  
兵孔彥舟賊馬侵犯府城其時府民為外有  
土人妖巫鍾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鄉村愚



民連絡澧峽州無知之俗悉來歸奉謂之投  
拜法下莫知其數若受其法則必田蚕興旺  
生理豐富應有病患不藥自安所以人多向  
之鍾相乃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於  
武陵縣管唐封鄉水連村地名天子岡所居  
置立寨柵聚集妖徒齎送金帛錢物積累無  
數道路填委晝夜不絕蓋以相之長子鍾昂  
曾於靖康二年蒙本府以土豪勸諭招募勤  
王民兵三百人依格借補承信郎祇隨統制  
鄭修武一行民兵共五千人前去武陵入衛  
王室至鄧州南道總管司

蒙

總管司遣發所到民兵盡往南京勸進太  
上皇帝登寶位了當推恩發遣歸元來去處  
各着生業是時鍾昂見世事擾攘依舊將元  
募人團集在家結成隊伍多置旗幟器甲意  
要作亂官司坐視不能覺察次於建炎二年  
內有湖南人王靖之出入鍾相之門備見其  
父子所爲定生變亂欲謀不軌遂具狀經鼎



澧路兵馬都鈐轄唐龍圖告首時有鈐幹范  
世雄受鍾昂之金由爲保全止將鍾相以私  
置軍器斷罪編管衡州相不久放還聚集妖  
黨如故當年五月 聖旨指揮罷鼎澧路依  
舊併作湖北路唐龍圖改移充湖北路安撫  
使知荆南盡將帶鼎州軍馬及元召募人鍾  
昂等赴荆南任當時李孝忠賊馬占據荆南  
府城盡燒毀府城官私舍宇起離北去唐龍  
圖自公安縣領兵收復空城橫尸滿街火煙  
未斷纔方經營府治修葺城壁招集民戶歸  
業未成次第俄報有北來范將軍背叛將官  
辛泰瞿誠人馬侵犯府境賴辛泰乃窮寇即  
受招安定壘未踰月又報有孔彥舟人馬自  
隨郢州來猥衆數十萬勁犯荆南唐帥所將  
鼎州人兵思歸一夕擁唐帥渡公安江奔走  
回本州唐帥告諭本州民戶以彥舟人衆兇  
悍殺戮定來本州宜各走避唐帥不住城中  
止將得隨行從人將帶家屬徑上辰州前去



其元帶軍馬一時潰散各任所往並無統攝  
於是鍾昂部領所募民兵復歸其家團集觀  
望事勢無何於次年二月內孔彥舟賊馬長  
驅驀澧州直犯鼎州在城居民以知州邢大  
卿已亡又無兵馬防守雖有武臣提刑單宣  
贊却於出巡將帶宅眷及一司公吏老小上  
船往岳鄂州點檢令人牽所乘白馬出陸隨  
行是時鍾昂聞彥舟至却將手下民兵於白  
沙渡攔截單提刑輜重奪其所乘白馬鼓衆  
乘勢作亂招呼龍陽縣妖黨競起虜劫出城  
避難人民船隻其勢猖獗府民復走入城爲  
見外有妖寇殺掠無處逃生衆共商議莫若  
設香花鼓樂出北門迎接彥舟一行軍馬入  
城安泊多備金帛犒設懇告彥舟支吾鍾昂  
保全一城生靈性命彥舟初亦喜府民之意  
欣然入城不期後軍方自澧州起發至藥山  
平無備遂爲鍾相妖徒橫衝掩殺損折頗多  
彥舟忿怒以謂府民故作好意反相攻害安



泊三日乃發人馬於州城四外二十里間把  
截圍閉將內外人民大縱屠戮無噍類次遣  
兵攻殺鍾相徒衆破其巢穴生擒鍾相鍾昂  
係纍一家妖類械縛入城具事因申聞朝  
廷得旨令彥舟押送潭州將鍾相等根勘  
以正刑典彥舟因此移軍起離鼎州前去城  
壁一空但有所屠尸骸頭顱相枕填街積巷  
穢氣充盈其官司庫藏上有見錢將帶不去  
倉穀尚餘米糧數千斛以至富室錢物亦鉅  
萬數鍾相餘黨多是龍陽縣市井村坊無賴  
之徒楊華揚么楊欽劉詵周倫全琮楊廣夏  
誠劉衡黃佐揚二鬚高癩子田十八十餘輩  
各爲頭領占據龍陽縣分布於所居村分置  
立寨柵又集妖黨群來城中盡搬官私錢物  
倉穀米斛用船裝載及打駕抽稅場板木大  
小千片各回巢穴是時偶無太守州縣官多  
被彥舟所殺或逃散已盡莫適爲主容得水  
賊恣行討虜而去俄有知荆南程吏部改移



充鼎澧路鎮撫使將元自蔡州所帶一行軍馬前來赴任先自公安縣發總管杜湛衆兵官僚屬取陸路來鼎州次程吏部乘座船并輜重暨隨軍官屬及人兵老小與避難百姓舟船自公安油河水路逕澧江安鄉縣石龜羗口泂鼎口小江出大江上水取龍陽縣至城下緣舟船之行無次序又久在荆南移治處監利縣水鄉荒索無物食用乍見鼎口江半道腦口市陽城豐水村鄉有酒坊村家有猪羊雞鴨之類悉去爭買以至紛拏漸行掠奪遂成作鬧水寨之人爲見舟船之多別無軍兵防護因爭買攘奪食物各持器刃乘勢攔截舟船聲言官軍劫虜爲名遽便衆起行兇河道窄狹舟人不能措手痛遭殺害應隨軍官真避難人民老小多被驅掠又程吏部自蔡州與竭城人民軍兵南來之時所帶官司金銀物帛及先在京城權開封府大尹日所得露臺弟子小心奴同作一船載着其小



心奴姿色妖麗其妻錢氏不容所以頓在別船盡為賊人虜奪時水寨小首領謝保義送小心奴獻揚公與鍾相之子郎君作夫人賴程吏部座船少後方入羗口知前船已失利急棄座船將眷屬上小船僅能脫免復回公安縣遣人告急於杜總管却拽一行軍馬趣公安救護內程吏部杜總管邵統制劉叅議曾簽判宅眷得脫其餘官員無慮數十家老小盡已陷沒不存程吏部遂商議皆取陸路自公安縣由澧州來鼎州赴任未到城問楊華等言既是程吏部來赴任已遭水寨人殺虜必定與我們結冤難以教來本州住坐遂發揚廣場欽徒衆入城放火盡燒官私舍宇火光亘天數日不滅止存鄉官張待制宅一人馬既到城即就張待制宅為治所漸次打併街巷分立官司舍宇措置軍馬營寨例皆茅草搭蓋次招集民戶歸業及隨軍買賣經



紀等人住坐即糾集武陵桃源縣鄉兵保甲  
同軍兵分頭防守程吏部募鄉道使臣李珪  
入龍陽縣水寨以 朝廷法令禍福招諭楊  
華等使之出首放散徒衆着業耕種復爲稅  
民以前鼎口江作過之人一切不問楊華本  
是稅戶頗曉事體即隨李珪來城中參拜程  
吏部厚以特勞令楊華親隨人回水寨遍諭  
楊么等諸首領各請出來受犒設楊么等不  
聽却極口罵楊華不是丈夫漢遂鼓率賊舟

無數時來城下叫喊聲言要取楊華歸寨程  
吏部已得楊華拘留監管具事理申奏 朝  
廷承指揮差人管押楊華赴 行在蒙命之  
以官差充撫州鈐轄不釐務其楊么等爲見  
楊華不歸心生疑慮乃率諸水寨首領妖徒  
群衆揚言與鍾老爺報讎於府東德山採斫  
杉杉萬株及往澧州欽山藥山夾山倒伐松  
杉樟楠木萬本又發掘所在墳墓取板材打  
造海鯨擢鱗等船出沒重湖恣行劫掠作過



勢焰愈熾水賊初未有車船奈以程吏部兵力單弱又未有水軍戰船但坐視揚么等在江湖跳梁莫之或制姑且保守城壁徐圖平滅之計當時因言事者詣闕論列分鎮不便事遂有詔命罷鼎澧鎮撫使改爲湖西路安撫司程吏部失鎮撫使所得聖旨便宜行事世襲錫爵之命頗生怨望快快常不平又無策可以勦除水賊惟恐無功罷去日逐焦燥不能自安偶得一隨軍人元是都水監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可以制城是時本州有虔州客人賴九郎自靖州山場所買文溪杉板條片甚多在桃源縣土甕子洞下緜小水牌筏稍泊於是差官盡行拘收打駕下來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二而成令人夫踏車於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船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異乃漸增廣車數至造二十至二十三車大船能



載戰士二三百人凡賊之擢艚小舟皆莫能當自此揚等更不敢輒近州城又聞得鄂州水軍統制覃舍人已交所部水軍三千人與吳錫統制歸田辰州辰溪縣乃專遣使人持書公牒禮請委令召募辰沅靖州洞丁刀弩手來赴本州應援覃舍人名敵是沅州人以鼎州是一路難以違程吏部之命遂依應於一月之間召募到洞丁刀弩手一千餘前來聽候使喚時又招安到人寇劉超下一頭項背叛彭筠人兵三千餘人內多有驅虜復起至沙縣湖澗諳會船水人民悉皆放散未有所歸覃舍人措置擇強壯者招充水軍旬日之間得千餘人與洞丁刀弩手合為一軍專習水戰軍分已成倫理自此水陸皆有準備程吏部遂稍意解剋日發杜總管部率全隊步兵攻打上沚江水賊夏誠大寨仍委覃統制發八車船二隻海鱗船二十隻裝載水軍入上沚江直湊夏誠寨下與杜總管步兵併



力夾攻要必破其寨覃統制力爭以謂沚江  
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  
急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反成虎生  
其翼之勢不若多遣海鯁船亦足取勝程吏  
部不允所請必欲以車船炫賊竟發車船以  
進無何夏誠有備大開寨門受官軍之敵杜  
總管疑懼其姦計不敢入攻尋值連日陰雨  
衆兵淹浸泥淖中縱得晴霽人馬已疲難以  
成功程吏部急使班師奈沚江之水漸落沚

口灘淺車船不能出賊遂力爭奪覃統制燧  
之不迭其船竟爲賊有當時更帶高都料在  
船恐船或損要他修整不及走脫賊亦擒虜  
止是海鯁船出沚口回州自此水賊得車船  
之樣又獲都料匠手於是楊么打造和州載  
二十四車大樓船楊欽打大德山二十二車船  
夏誠打大藥山船劉衡打大欽山船周倫打  
大夾山船高癩打小德山船劉詵打小藥山  
船黃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山船兩月



之間水寨大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益雄壯  
忽一日盡至社木灘下賴灘淺來州岸不得  
程吏部深切悔恨不聽單統制之言白車船  
樣送并都料與賊滋長其勢致楊么等日夜  
乘船到德山灘下驚擾一城人民憂惶無由  
平定時有江西布衣方疇上封事達朝廷  
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虜曰僞齊曰楊么然  
以金虜僞齊皆在他境而楊么正在腹內不  
可不深慮之若久不平滅必滋蔓難圖乃於

紹興三年八月遣發 御前大軍都統制王  
四廂瓌節制本部軍馬三萬人又差建康府  
水軍正副統制崔曾具全正兵八船一萬人  
水陸並進前來討蕩楊么等賊血水寨王四  
廂帶節制職事到本州要程吏部並聽節制  
程乃平欺無能不伏節制程云其是守臣但  
保守得州城太尉是 朝廷遣來責辦平賊  
請自分布人馬討蕩楊么等巢穴緣此程王  
赤面兩軍不足各相關防城市惶惶憂其不



測賴隨軍向叅議靳監軍者雖各武人通變  
頗識大體乃和會程王言且當以 朝廷爲  
念况事一家宜各輸忠竭力評議所以破賊  
或招或殺以圖成功則爲上策若分彼我適  
足敗事恐貽 朝廷之憂於是王四廂勉強  
隱忍與程吏部同其節制而程吏部心懷鼎  
江之辱切齒水賊劫其財物寵姬官負軍兵  
老小必欲盡其賊獨成其功以快私忿所以  
應有緊急頭重支吾去處先調發王四廂軍  
馬以當賊鋒官軍不知地利多落賊人姦便  
痛突手脚自八月到來至十月已死損數百  
人至十一月初江湖水淺天氣疑寒程吏部  
乃稱宜發兵進討遂王四廂舉起王師水陸  
俱下先過德山大溪口破高瀨寨次至龍陽  
縣界沅州村破楊欽大寨次至黃店破全琮  
寨次至縣對江北破楊公大寨巢穴一空賊  
衆盡將老小乘船牽起牛犂孳畜往鼎口下  
五十里酉港地寬處存泊



五十四里西卷此實與...

泉盡錄其小乘明筆數中財...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五

海界山阿林如勝道入寒...

具不夫國憲比大氣口如高...

次蘇宜發共直指送三四...

入至十...

歲甲...

黑...





